

当代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 李长域 著

DD
DANG DAI MA KE SI ZHU YI ZHE XUE YAN JIU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当代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 李长域 著

DANG DAI DANG DAI
MA KE SI ZHU YI MA KE SI ZHU YI
ZHE XUE YAN JIU ZHE XUE YAN JIU

○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当代
哲学
研究

PDG

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李长城 著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大学西路1号)

内蒙古自治区新华书店经销

内蒙古党委机关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32 印张:15.75 插页:4 字数:310千

1996年12月第1版 1996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ISBN7-81015-723-X/B·33

定价:18.00元

序

布 赫

今年5月，长城同志来京办事，谈到他准备抽时间把自己多年来研究哲学的成果整理成书出版，我表示深为赞成。最近，他将书稿编就，请我看看，我觉得很有价值。

长城同志是陕西米脂人。我与他认识，已有十多年。那时，他担任《内蒙古社会科学》杂志的编辑、记者，曾采访过我。从交谈中得知，他是陕北著名民主人士李鼎铭先生的晚辈。我在延安时期于延安大学上学时，曾见到过李鼎铭先生，知道先生不但政治上开明，所提“精兵减政”卓见，受到毛泽东同志赞扬，而且著书立说，很有学问。近年还发现，先生早在1916年就著有《蒙古历史教科书》一书，对蒙古族的历史很重视，且所论多有精到之处。由于受到先生的这些影响，长城同志对为人、做学问也很看重。从交谈中，我觉得他热情、朴实，有事业心，心胸开阔，对一些问题颇有见地，因此，其后他因公因便来找我或看我，我们都要谈一谈。1989年，自治区决定编辑《内蒙古大辞典》，由我担任主编，经和有关同志商定，抽调他参加统稿工作，其间我们有较多接触。他勇挑重担，不辞辛苦，先后统稿、审定文字达86万字，使这部总字数有300

万字、被誉为“内蒙古百科全书”的大辞典得以早日问世。此书出版后，荣获中共中央宣传部“五个一工程”奖，内中自然也包含着对长域同志所付心血的肯定。

长域同志研究哲学，我早有所闻。据了解，我国著名哲学家杨献珍、张岱年以及著名理论家龚育之等同志对其研究工作均有好评。在内蒙古，我觉得这样的人才很难得，所以对他的研究工作亦有所嘉勉。

长域同志研究哲学，长期执著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我感到很好。古人说，术业有专攻。一般而言，只有专，才能做到精深。就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由于它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基础，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我觉得更需要有一批人对它进行专门研究。邓小平同志说，过去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不大清楚。我想哲学无疑也包括在内。如果不去研究，就会有许多问题搞不清楚。因此，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也是实际的需要。从长域同志这本书来看，他首先在辩证法的研究上，下了不少功夫。比如，毛泽东同志的名著《矛盾论》，我们过去对其来龙去脉就很少注意。而对此若不了解，就不容易做到实事求是地看待这一著作，也难以领会该理论的发展过程并在新的条件下发展矛盾的理论。他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所写论文受到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的重视和好评。又如，长期以来人们在讲到矛盾时，在理论上一一般都是只讲矛盾或对立的两个方面，这从揭示事物的本质而言当然正确，但是如果深入地和全面地理解矛盾时，这样的认识就还不够。比如，在敌我之间的对立中，有着朋友的存在；在先进与落后的矛盾中，有大量的“一般”；在左与右的对立中，有介于二者之间的“中”；在由

贫穷进到富裕的矛盾运动过程中，要经过“小康”，等等。如果看不到这些介中的部分或环节，就会导致对矛盾认识的简单化、绝对化，在实际工作中也会带来各种问题，甚至犯严重的错误。因此，他开展了对立面中介理论的研究，所写论文得到《中国社会科学》编辑部有关专家的好评，并约请他在该刊发表了评议性文章。再如，研究矛盾理论，他认为还应当懂得矛盾在每一事物中的情形，但是，对此过去人们也不大注意，有关的讲法不够科学。他关于这个问题的论文发表后，在哲学界产生了重要反响。还有，关于对立统一规律与量变质变、否定之否定规律之间的关系问题，多年来争议很大，一直没有搞清楚，他经过研究，提出了很有价值的看法。可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专门深入研究，确实很有必要，可以搞清楚很多问题，并能够在坚持、完善有关的理论方面取得重要进展。

学术界常讲，科学研究的本质在于创新。长域同志这本书依据这一精神和要求，试图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上有所创新，我觉得用意甚好。我们知道，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等人，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家和理论家，就很重视创新，因而不断有新的理论提出，不时有新的著作问世，并以此来指导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的进行。现在我们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也应该如此，这样才能适应新的情况，解决新的问题。长域同志这本书中，最突出的是对唯物主义方法的研究。大家知道，唯物主义的历史已经有两千多年，但是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人们只是把它作为世界观或理论来看待，而不认为也是方法。上一个世纪，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明确提出了唯物主义方法的见解，并有若干强调，但是未引起人们的普遍注意和作出正确理解，有

些注意到者也只是把它仅仅作作为一种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看待。以后，列宁又提到了这一方法，但是人们在理解上同样存在着上述问题。本世纪三十年代以来，由于斯大林只强调唯物主义是世界观或理论、辩证法是方法，并被各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普遍接受，于是唯物主义方法就几乎没有人提了。斯大林逝世之后，苏联、中国哲学界逐渐承认唯物主义也是方法、辩证法也是理论或世界观，但是在认识上也以到此为止，便觉得把问题解决了。其实，只要作一些认真的思索，就会发现问题还没有真正得到解决。因为既然承认唯物主义是方法，那就应当作出科学论证和必要的阐述，使人们弄清楚究竟什么是唯物主义方法、它的主要内容和原则有些什么等问题，这样大家才能真正理解和应用它。长域同志发现这个问题之后，开展深入研究工作，坚持十余年，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因而产生了很大反响。我国哲学界包括一些著名的专家、学者在内，都认为他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填补了一个重要的空白。还有，他对唯物主义本质的研究，也颇为重要。过去，人们在谈到辩证法时都很重视它的本质，但是，对于唯物主义就不注意这个问题了。他发现此问题后，进行认真研究，并得出了科学的结论，这在哲学上也是一个重要的建树。此外，对于唯物主义与党的思想路线的关系、唯物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关系等问题，他经过深入研究，论述了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对人们深刻理解唯物主义，领会党的思想路线，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都有不少启发和帮助。这些也说明，我国的哲学理论工作者只要努力，是可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中开拓新的领域，提出一些新的看法和做出重要成绩的。

长域同志的研究，我感到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能够着眼

于时代的变化，坚持从实际出发，开展哲学基本理论的研究工作。人们常讲，哲学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概括与总结，又说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那末，我们今天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又有突飞猛进发展和人类社会进入一个新的伟大时代的情况下，可不可以概括和总结出新的哲学理论来，或者说，我们作为当代人能不能也象前人那样提炼出我们时代“精神的精华”？长域同志敏锐地提出这个问题，并尝试作出回答。为此，近年来他和一些同志一样，立足于当代科学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实际，主张大胆吸收国外学者提出的系统哲学的合理思想，并用马克思主义的系统思想加以改造和进行深化，以形成一种新的哲学理论，即马克思主义的系统论哲学。这一探讨也引起了人们的兴趣。

毛泽东同志在五十年代曾经提出：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邓小平同志立足于当代，也一再强调：“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作为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有一种宏大的气派，在理论上先后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为我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指明了前进的正确方向。作为当代中国的理论工作者，无疑也应该从他们的努力中得到巨大激励和鼓舞，在理论上思考和研究一些重大问题。本着这一认识，长域同志在他所做上述工作的基础上，还提出了一个关于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新构想，这就是以它的原有理论唯物论、辩证论为基础，吸收系统论哲学，并实现三者的有机统一，从而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新体系。这个构想应当说是大胆的，如果经过进一步研究和充分的科学论证，证明确实能够成立的话，那就会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

个重大贡献。因此，我希望有关部门对这一构想予以重视和研究。

总之，我觉得长域同志在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方面，是认真思考了许多问题，大胆提出了很多新的见解，作了诸多比较广泛深入的论证，对我们有许多启发和教益。当然，作为研究和探讨，内中肯定也会存在一些不足和问题，需要今后进一步加以研究、认识 and 解决。

长域同志在自己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同时，据我了解还能热心帮助别的同志研究哲学。在内蒙古，一些大学生、研究生、管理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研究哲学，曾经得到他的不少帮助和指导，取得了重要成果。一位蒙古族牧民研究哲学，在其帮助下先后发表了几篇论文，也在哲学界产生了一定反响。他在担任自治区哲学学会副秘书长期间，尤其积极参与、组织了全区性和全国性的多次学术理论会议，对加强学术理论界的交流，推动自治区哲学理论研究的开展和提高学术水平，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长域同志长期从事编辑出版工作，成绩也很突出。他在担任自治区主要的学术理论刊物《内蒙古社会科学》的编辑期间，多年来通过和编辑同仁们的共同努力，使这个刊物在区内外享有良好的声誉。长域同志在内蒙古工作已有二十多年，他热爱自己的第二故乡，关心内蒙古各族人民的团结和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因此，后来在从事自治区党委的理论刊物《实践》的编辑工作中，同样取得了许多成绩。

长域同志从事哲学研究工作，除有四、五年时间是进行专业研究而外，其余都是利用业余时间搞研究，所以遇到很多困难。加之，他的这些研究工作都是在内蒙古进行，客观上也要

受到许多条件的限制，就更不容易。但是，尽管如此，他和许多长期在内蒙古工作的同志一样，勇于克服困难，顽强拼搏，因而取得了很大成绩。对此，我作为家乡在内蒙古和长期在那里工作的一位老同志，是感到由衷高兴的。

江泽民同志说：“我们正处在人民自觉地创造自己新生活的伟大社会主义时代，更应该出现伟大的作家、艺术家，更应该创造出与这一伟大时代相称的精神产品。”不久前，党中央又郑重作出了《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大力加强我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一切，对于我国广大理论工作者开展各种学术理论研究，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都是一个十分有力的支持和巨大的推动。长域同志年富力强，精力充沛，现在还有许多课题在进行之中，因此，我祝愿他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能取得更大的成绩。借此机会，我还希望广大学术界、理论界的朋友们和同志们，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努力发挥自己的种种专长和聪明才智，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提供更多的优秀精神产品，使我国各族人民在跨入一个新的世纪的时候，能够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和奋发有为的精神，去夺取新的胜利，并为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1996年冬日于北京

哲学、社会科学同自然科学一样,决不能忽视基础理论的研究,这些研究是理论工作的任何巨大前进所不可缺少的。

——邓小平

前 言

本书辑选了作者多年来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取得的若干成果，它们都是一些专题论文，共二十五篇，计有三十万字，现在呈献给各位读者。

这些论文的大多数，此前已在中央、省市自治区的报刊发表或收入了有关的学术理论书籍中出版，少数几篇是新进所写。在收入本书时，作了一些修改或补充，不过多数论文保留了原作的基本内容和面貌，修改很少。

本书所收论文，从已发表的各篇来看，均产生了一定的反响。一是这些论文的多数曾被我国的一些大型或较有影响的文摘性、资料文献性的报刊作了不同方式的转介，如《新华文摘》、《文摘报》、《哲学动态》、《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动态》、《中国哲学年鉴》、《全国高等学校学报文摘》以及中国人民大学书资料中心《哲学原理》、《自然辩证法》、《外国哲学和哲学史》等报刊，因而在全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二是若干重要文章或研究课题得到了哲学界、理论界不少专家学者和同行的肯定与支持，我国著名哲学家杨献珍、张岱年以及著名理论家龚育之等同志也对作者的有关研究工作予以了关注和好评。三是一些专家、学者、同行和读者在来信中，除对不少文章加以肯定而外，还热情建议我将有关课题进一步展开研究

和论证，出版相应的专著，以有益于我国的学术理论研究或留诸后人。四是有些提法、观点、见解和论述，已被若干哲学论著或教科书采纳与吸收，应用到理论宣传、研究和教学活动中。五是作者研究的一些问题引起了读者和有关学者的兴趣与重视，引发他们也参与或开展了有关的研究工作。这些情况，均出乎我的意料，在感到欣慰之时，对大家的这种理解、支持和认同，我深为感激。

本书的出版，起因于若干专家学者、同行和读者的热心建议。如上所说，我的这些论文发表之后，不少同志觉得有新意，认为在学术理论上具有一定价值，因此，建议我就有关课题出版专著。这些建议无疑很好，我自己也对此略有考虑。但是，这里要向读者说明的是，我虽然在哲学方面长期以来做了一些研究工作，然而就我的本职工作而言，多年来则主要是从事编辑出版工作，承担自治区有关的学术、理论期刊的编辑任务，同时也参与或承担一些书籍的出版工作。而这些工作是很辛苦的，常常要花费很多时间，尤其要把刊物和书籍编好，更需要倾注大量的心血。所以，我多年来主要的精力在办刊，并先后承担了中央有关单位、自治区和一些学者专家十几本各种类型书籍的编校审定等工作。从目前来看，我仍然承担着这方面的繁忙工作以及其他任务，所以同志们的建议一时还难以实现。在此情况下，我觉得把已发表的论文，挑选若干，编为一个集子出版，倒不失为一种暂时的补救办法。一者我的这些论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研究、宣传和教学工作，可能有点用处；二者这些文章是陆续发表的，散见于各种刊物或书籍之中，不但读者查阅有诸多不便，就是自己寻找起来也不一定都能很快找到，所以，如果出一个集子，则都可以方便

一些；三者这些文章过去都是一篇一篇出的，虽然各篇之间有其内在联系，但若读者单独地去看也不容易了解这些情况，如果现在能加以汇集，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提供给人们，则对学习、研究者和批评者都有一定好处。于是，抱着这一想法，断断续续，时作时停，一施再拖，好容易挤出有限的时间，到今天才算把它们编就出版。至于有关的专著，只能待诸以后。

本书虽然是一本论文集，看似各篇独立存在，所论是一些不同的专题，但实际上也有其共同的主题或总的意图。这就是作者想着眼于时代的发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考察、思考和展望，对它作一些新的审视、探讨和研究。本书取名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其用意也在于此。

拿这样一共同的主题或总的意图来看，作者认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首要任务，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已有的理论搞清楚。乍看起来，对于人们已经讲了几十年、上百年乃至一百几十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许多人似乎是很清楚的。然而，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过去我们大家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却并不很清楚，并且由于这种不清楚，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带来了许多问题，乃至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所以，我觉得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必须重视这一任务。为此，本书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当然，这一工作至今还有许多要做，作者也打算在今后继续作出努力。因为如果这一工作做不好，要在原有的基础上真正前进就会很困难，甚至在某些方面根本可能。

第二，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搞清楚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为了单纯地把它搞清楚，而主要是为了坚持和运用它，是为了真正弄懂其思想体系、基本理论和精神实质，用以

指导我们的理论活动与实践活动。就这方面来说，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任务更大。目前，国际、国内都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予以贬低、否认乃至试图加以取消的某些思潮。马克思主义哲学究竟是不是科学？是否真有道理？应该不应该作为我们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值得不值得世界各国人民学习、研究和掌握？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也是一个原则的问题，我们一定要很好地向人们作出回答。应该承认，就以往我们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而言，距这一要求尚有不少差距。所以，搞好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工作，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很重大的任务。一些同志总觉得，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似乎很容易，以为只要照着已有的本本或教科书说一通就行了。其实，这一工作并不容易。要真正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道理讲好，讲明白，讲得能吸引人和富有说服力，能联系实际和解决问题，并最终被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年和各界人士真正接受，这是一个难度很大的工程。有的国家讲了几十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没有在人们头脑里很好地扎下根，就是一个十分严重的教训。我们的情况要好得多，但也不是不存在问题。因此，在本书中作者尝试在这方面作了一些努力，以期对人们认识这个问题有所启发和帮助。

第三，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这可以说是着眼于时代，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的最大问题，乃至十分严肃的挑战。目前，对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总的来说，人们已经没有疑义。因为从历史上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不断发展的。在当代，既然科学技术、人类社会生活都已经有了巨大的发展，那末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也需要有发展。对此，邓小平同志早就有着特别的强调。他说：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现在的一

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些话讲得非常尖锐，但是也极其深刻和正确。遵循这一教导，作者在这方面作了较多的工作。但是，究竟是否是“发展”，还需要由读者自己去加以判断。

第四，要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无论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搞清楚，还是坚持和发展它，其前提就是要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一些人是重视的，但是也有一些人不大重视。有些人过去曾经比较重视，但是后来却不那末重视了。总起来看，我觉得目前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重视得还不够。不重视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不了解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明白它究竟有什么用处以及与我们有什么关系等。其实，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党，一个国家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它管的是许多人乃至所有人的思维、认识、方法、处世原则、行为态度与普遍的生活方式。如果我们在哲学上出了大的错误或者搞得不好，那就会带来很大的问题。在这方面，我国自五十年代中期以来出现的长达二十年的“左”的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给人们的教训应当说是极为深刻的。从当代世界社会主义事业来看，一些国家之所以出现了空前的曲折和历史的大倒退，根子也在于哲学没有搞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国家能够发生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关键就在于首先在哲学上正确地解决了问题，因而一通百通，使许多问题迎刃而解，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折，开创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崭新局面。可见，搞不搞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件很大的事，绝不是小事。要把哲学搞好，就要经常重视它，不断地改进这方面的工作，包括其中很重要的研究工作。在本

书中，作者在一些文章中曾就此谈了自己的看法，可供人们参考。

第五，要站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来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推进哲学的发展，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人类的文明史已经有几千年了。其中，哲学的产生、发展也经历了漫长的岁月。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伟大的、科学的哲学，自从诞生之后就在世界各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等人也因此以人类的伟大智士而载入史册。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历程同整个马克思主义、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一样，也很曲折。今天，从世界范围来看，它遇到了许多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出现了这样和那样的种种困难。因此，各国人士都在密切关注着它。马克思主义哲学究竟还灵不灵？能不能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能不能在世界事务和整个人类生活中发挥出新的更为重要的作用？这样一些问题已经一再被提了出来，引起人们的沉思，要求各国马克思主义界作出郑重的回答。可见，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世界性的哲学来看，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任务显然更为广泛，更为宏大，在这方面我们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无疑肩负着义不容辞的责任。如果说，历史上我们的前人在哲学方面曾经对人类作出了重要贡献并出现了一些大哲学家的话，那末，我们今天也应当考虑为人类的思维作出新的贡献的问题，以便使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真正能够走向世界。在这方面，作者就东西方的哲学家们共同感兴趣的系统哲学作了一些探讨，同时也就当代唯物论、当代辩证论以及当代马克思主义的体系、功能、作用等问题的研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或许能引起人们的兴趣。